讀書雜述

序

蓋聞艷華腴者迓澹泊競奇捷者鄙寧靜故夫動若鵰張言如簧鼓衆羨其能守比貞女神擬木雞韋厭其拙是以文稱濫引毕歸

虛華道善推贒罕及篤實
然使絜其文學較諸政事
汪洋學海誰探驪以得珠
紛雜烹鮮誰操刀而善割
乃或則星輝短照或則陽
曜普明譬之劉柑黃金其

外者敗絮其中方之卞玉
白石在表者温栗在裏真
僞頓分功用不侔矣
山陽學士先生天路羽儀
人倫弁冕目無頑視口絶
蕘言内行可以質神明清

規足以維風俗經
國訏謨自有大者讀書雜述
其緒餘耳蓋其退食之暇
展卷猶惜寸陰含豪之餘
會心如臨秋水濬夫著論
篋衍既充王筠手鈔攟摭

斯備自一身以逮國家由一命以迄卿貳例非有定論亦不踈寓至味於菽粟投清涼於醉夢迷高下者予之管準昧輕重者授以權衡婉巽則動物春風嚴

烈則畏人夏日縱懸五夜自叩霜鐘可徇九衢人聆木鐸無事汲冢同奧洵與中說同歸者矣夫根柢有據自可坐言起行而予智弗矜烏能鬻聲釣譽乞薦

不借子公不謂幾如楊子然而湛若冰壺一塵不染屹如喬嶽萬牛莫移蓋凡所出口皆其躬逮者焉且夫大舜察邇子輿錄恒言以適治爲良論以合道爲

薦採之入告
國有嘉猷用之型方家獲懿
訓是故以言則淵世之寶
符以人則宰朝之奇璞豈
況錙銖玉屑可驗尺璠分
寸寶光即知全劍猥以盛

德若愚豈夫儒術寡效不
其謬歟嗟夫孔道自彰豈
端木能爲先後蔡名得顯
非巨源誰薦正人故使言
滿天下功葢當時非夫禁
中頗牧畢其腹內甲兵者

矣

康熙己卯花朝臨清門下

晚生汪灝

余少束髮受書聞梅鄉先達者必首閣學愷菴李公時公已即世遺書不可再得第從淮人艷公侍從清華詞章淹雅瑰瑋而已己卯秋公從孫

豐旋以別駕入覲邀余授經粵署家君子詒棣曰昔侍洲先大父京邸招公於床下以聖賢學業相勗勉汝去必求遺書讀之棣招曰唯唯豐旋

胚胎前光行大用矣寶公
遺書逾拱璧蓬窗寒江
據几剪燭釐讀書雜述
為十卷將以付梓因得請
而讀之浹旬神肅氣懾
發矇廓昭若覩威鳳

祥麟昭瑞於盛世也若御
泰山壯斗之高不可攀聞
鈞天廣樂之非人間音
也曰異哉自聖道不明也
漢以賢良文學策士天下
靡然嚮風遂以儒術為

梯媒若公孫弘匡衡貢禹位丞相列三公學術事功為世詬訾迨後世取人之術不一然上厚期於下下率苟且以應上千百餘年來根底誠意正心之

學足以堯舜君民體用
不愧聖賢者蓋寥寥矣
公誦法孔孟以實不以言齋
心制行直接濂洛閩關
淵源者
殿陛上慨然〻唐虞三

已任今讀公遺書箴伊訓說命何以加焉語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淵之所學蓋千百餘年來繼續絕學之人豈第名淮一人已哉棟於聖賢

之道懵未有知家君子
研精宋五子書皓首不
倦棣習聞庭訓深契公書
合於聖賢自治治人之道
鬱之以淹雅瑰肆稱公者
譬指洪潢罔垣而曰河嶽

之高且大者盡是也不
亦姅手夫簿書鞅掌暇
則目披手抄編次遺書
行丗亹梅紹聞衣德稱
為循吏有自也公殁已數
十載亹旗一朝發遺書

詒後人而傳千載則知淵
珠璞玉閟而必洩公之丕
佑後人可知也是爲序里人
後學任棟薰沐頓首拜
題於潯陽舟次

李闇學傳

新城王士禎撰

壬子歲士禎奉

命主蜀試時綏陽李令諱鎧號江南名進士方伯禮聘校士晉棲之次詩書之氣睟然指籌民生利弊則根柢經術而變通之款語匝月上自河洛羲孔之精下逮經籍藝文原委綜博坐言起行余避席起謝謂公宰輔器百里不久羈也明年公奉母喪歸服除銓蓋平令過余邸握別勞公曰兩令邊邑官良苦公曰只程明道視民如傷四字某佩此供職

字民邊疆等幅地耳他遑計耶余偉其言各賦詩
別去己未
天子召舉博學鴻詞廷臣以公名上得
召試授翰林編修充纂修明史官是時與選者五十人
經史繽紛文藻角立侍從餘閒觴詠讌集議論風
發睥睨笑呼公獨危坐拱手不名一藝間發微言
動中今古四座帖耳屏息喋不發聲稼書陸君以
理學伏海內語及公首屈一指乙丑晉中允遞涉
諭德庶子矢慎矢勤勸譽一期可信壬申陞講讀
學士陪侍

經筵非道不陳會肆嘈尔平內外臣工奉

表稱賀公謂韓昌黎平淮西碑柳河東元和聖德詩

誇耀後世方之禹臯益稷謨江漢長武諸什未能

躋至術咸五登三也四方旣平矢其文德古治也

爰會萃經語不黜竄一字撰

聖武北征紀略進

上大稱善謂李鎧有著作材己卯陞少詹旋陞太常寺

卿辛巳擢通政使秋讞天下獄囚公推情校事往

復再四多所平反不苟隨例署名曰人命至重

聖德好生敢不肅事

上勵精圖治謂陛伏森嚴思與儒臣早夜咨訪學術治

道置

南書房非簡在臣不得入公奉

詔侍直兩庵從

龍飛南幸

駐蹕河干詢治河方略公條列黃淮源委分合利弊

上下河蓄洩機宜

上顧閣臣曰李鎧有督撫才甲申二月

特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方大嚮用即以其年十月

病疏乞骸骨

予告歸里

御書恪素堂額錫賚有加蓋知公之深惜用未盡也稽

公所宰二縣皆荒殘瘠土公爲慈心生聚朞年稱

治迄今三十餘載兩地頌聲猶播於遐邇迨夫洊

歷卿貳則益矢精勤𥹳衷不遺餘力非由丹衷植

學出之有本歟公欶公字也別號惺菴三歲孤稍

長就外傅嘗以古人學業自期許尤篤至性宰綏

陽奉母往政治一稟慈訓兄鉞以家急廢書公貴

終身不分爨兩從兄早世則贍其眷屬無嗣者出

己子嗣之素操嚴一介壬戌分校南宮時有求售

者納多金其人已奏捷公還之曰子以丈獲售我
豈暮夜之人前芴却者愢子別圖覔禍耳他事類
然而睦婣任卹人人無不㥁滿公卒於丁亥六月
享年七十卒之日家無餘帛市無餘財受先世老
田百畝不長尺寸李氏清白之遺公其較著也所
著有讀書雜述史斷各體詩文若干卷子珣好學
能文謀得所而不葬者紀公行事以余交最久来
請倚欲條次大者如右從珣曰濤如是可以示於
今與後乎珣拜手曰唯唯
論曰醴泉有源靈芝有根淮人爲余言公之祖潤

民以經魁宰武城平陰兩邑有治聲歸来書篋外
無長物贈君天定少補博士弟子員與其伯仲望
襟一時江淮間目為三李中道繼折母夫人茹荼
教讀抵夜分機聲與書聲響徹茅屋中逮公收功
六名非偉矣雖然公宰輔器而未卒其施吾聞蓄
之固者發之遠其蓋蔭其後世者豈有既乎

讀書雜述目錄

山陽李鎧惺菴著

姪孫景賢校訂

堂

景本

景膺

景紳

增

曾孫傳曾

述曾

姪曾孫恢曾

慶曾
裕正
裕恒
裕泰
裕中
壯業
裕純仝叅訂

讀書雜述卷一

山陽李鏜惺菴著

讀書

六經四子書言學言政萬世之規矩權衡資之用者也非空言也後人考辨雖精率由未篤終負聖賢垂訓之旨不得謂之善讀書

多讀書畫事以理自勝祈嚮既端自不蹈危履險而天下誘我以非分惑我以理之所無者皆無從而入矣

讀書不識人倫道理雖破萬卷奚益

少年初受書便知舉子文取科第之外更有向上事業

斯聰明不汨没於俗學將来卓然有所成就

志高明而後所就者大心静虚而後所入者深

志向不堅心地不浄皆不可以學道

常令此心虚明寛静可以讀書可以涵泳義理即應事

接人亦不至茫然失據

必此心澄澈如鑑不著纖翳而後可以讀書學道應事

觀人

心細則學易入心虚則日進不已心不放則自治嚴心

無私則能與人為善

患得患失之心以之學道求仁未有不至於聖人之域

者也

學者業不可不正志不可不專心不可不虛功不可不密

拓其心使開大而後讀古人書不汨沒於陳言曲說於古人得失亦洞若觀火不為事後成敗之論

讀書時於物理體察分曉出而應天下事自然中節

儒者不為無用之學大試則大效小試則小效未有經明行修曉然於義理公私之辨而拙於為政者也

學必成己成物而後大治必化民成俗而後純

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然則廢學謂之大愚不覺人

謂之大忌

爲學爲政有規模必有條理井井不紊而持之有恒斯學可以成德政可以經國矣

天下娛耳目快心志之事久於其中皆有患害無患害而意思深長莫如讀書

終日讀書未必有得也一日不讀書便覺滿目塵埃驅遣不盡

禹惜寸陰陶士行則惜分陰吾輩才力不逮古人豈可終日不學

閉門無事且展書卷不必悠然會心自覺耳目開爽

歴朝暮而爲日歴晦朔而爲月歴寒暑而爲歳過隙之駒冉冉可畏那得須臾廢學

今日了無公事得靜坐一室中便須晤對古人酬此清暇

今日不學則曰待明日焉明日不學則又曰且姑待焉人生少而壯壯而老歳月幾何堪此屢易是故君子業精於勤志决於勇無所待而惟日孳孳也

遊戲徵逐時一徃快心不自知其溺也事過情遷索然無味乃覺前此之玩時愒日

不急之務終日勞勞何如且坐擁書卷之爲樂

向來不學悔亦何濟祇須斷自今日有進而無退有信而無疑收之桑榆未晚也

讀古人書所謂日計不足月計有餘者也不必貪多欲速且緩緩讀去久之無間自然淹洽

過目成誦不數讀而終身不忘此資稟之最高者自非中材以下所及然能用已百已千之功終須及之耳且豈但及之而已彼狃於逸我不憚勞安知不超而越之人在自強資稟不足恃也

讀書迫欲求記記未久而忘之矣或百遍或數百遍隨其資分以熟為度不但可久亦將多所開悟

讀書必反覆吟玩旨趣乃悠然於心目之間

每日取周易讀一二卦其間盈虛損益一本於自然又若不得不然對之消人無限褊心躁氣

易之理無時不有無事不有無物不有所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者也學者執一理一說求之亦固矣

易有吉凶詩有美刺夫人而知之必於吉凶得修悖之理於美刺生勸戒之心斯為開卷有益

讀經令人氣斂讀史令人心開

讀經必知古聖賢道德仁義之旨實可以治後世之天下而非空言讀史必知自古之治亂安危成敗利鈍

皆聖賢所已言無一之或爽也斯善於讀書可以論世可以用世也已

讀史於古忠臣孝子志士仁人即顧爲之執鞭於小人若讐仇焉此固人心之所不容泯也至若君子負大有爲之才而遭時不偶或禁不見收或功垂成而僉壬敗之又或勳業蓋天壤不裂土封而以誅死彼小人者惡正醜直挾詐懷欺病國與民毒流後裔天人之憤之亦至矣顧往往漏網吞舟身名俱泰讀史至此有不氣結骨驚掩卷太息者乎然忠佞邪正之倫沒沒於當時卒昭昭於後世此亦人情之所不容泯

而考鏡得失何去何從蓋不待智者辨之矣

讀史既知一代國勢人才衰盛相循之故即潛思所以補救異時以古法經紀世務乃取之沛然不致差忒

讀史於古人可勸戒者但識之以資博洽抑末焉耳必實有思齊內自省之功乃不同記誦之學

古人於書無不讀猶惟日孳孳手一卷不釋今人稍稍涉獵遂束書不觀曰善是足矣此豈但學殖遠遜古人士氣之薄風教之衰功名志節之苟且恒必由之

故夫興起後學與孟子正人心同功非細故也

聖人之言大都坦明直截人人可知亦人人可行若使

推論過深反使學者望洋而嘆

六籍之言最精當亦最平易更進而探微索隱反失垂

訓後世之旨

讀書砥行正恐日不暇給祇須取不急之務爭論是非

爭之而當不越古人所已言不當又奚取此紛紛耶

讀書窮理果能反求之身正恐日不暇給安得有餘力

較論他人是非即使學有成就自揣不逮孟子亦不

必託於不得已之辯也

先儒論說不必盡同朱文公親受學於延平先生而與

呂伯恭交久平生言論與其所得力豈得一一比而

同之程與朱之註易明道伊川横渠三先生與范氏二呂氏謝氏游氏楊氏侯氏尹氏之說論語孟子其又彰彰者矣獨於朱陸異同左右袒不置何也學者於古人取其說之粹精者以為之的其餘或資博聞或更參考皆學也紛紛聚訟無損於古人祇覺其詞費耳

昔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非得已也韓子之於唐二程子朱文公之於宋其時聖遠言湮亦不得已而致辨於儒釋之間今則正學大明於天下學者誦法孔孟以先儒為指歸其亦足矣顧終日極口論辨相

攻擊如秦越豈非可已而不已者耶
大節不茍即是古今傳人不當以一言之小疵議之
古賢人君子確可師法者乃因其一言之失力加排議
而已之探心制行則皆古人所不屑爲吾不知後之
排之者又何如也
夫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今人講學豈直師宋儒師
尼山矣然聖人教人爲學數言耳人盡可知可行也
講者頗不遵河南新安成法而引而伸之浩博而無
所紀極紛紛聚訟至躬行則概乎其未有聖人立教
初意恐不若是

伊川先生云吾四十歲以前讀誦五十以前研究其義六十以前反覆紬繹六十以後著書古大儒學有次第不輕著述如此今人纔解屬文便侈然以作者自命欲如古人之必傳於後詎可得乎

二程子學聖人之學豈嘗留意文詞而其所為文皆醇深古雅可誦有德者必有言也

余性愚而識淺於先儒論述寡所窺測然其說之切於身心倫理者亦嘗奉為繩尺拳拳勿忘矣而勦說雷同妄欲與先儒分席所未敢也

開卷便興致勃勃乃不勞而有所得

五六十然後學晚矣然即令努力猶愈於終身憒憒以

勤補拙以晨興宴眠補少時之玩愒自茲以往有進

無退其庶幾乎

老年讀書不復記憶然寓目悅心久之不倦視二十年

前又覺興會勃勃也

一室收歛久展卷吟諷亦覺神志清朗因悟居敬窮理

原非兩事

讀書至渙然氷釋怡然順理之時然後有自得之趣

掃地焚香圖書在御隨意取一帙微吟潛玩陶埼莭𠰥

謂羲皇上人庶幾近之

焚香掃地取陶靖節詩吟諷數過清風灑然生人道氣

不當以晉人目之

陳仲醇曰着棋不若抄書談人過不若述古人佳言行

不玩時以廢學不損德以招尤名論也

柳公綽自舉進士至方面鈔書不輟九經三史一鈔南

北史再鈔真仕而能學者矣

較對書籍不根據經史原本終有錯誤

借人書中間錯字斷簡為之補輯校正不但盛德亦可

久而不忘陶弘景陸龜蒙可師也

秦少游曰家貧素無書親戚時肯見借亦足諷誦可見

好讀書不患無書而舊家牙籤插架子弟曾不一觸手寓目可怪也

讀書雜述卷二

山陽李鎧惺菴著

實學

聖人之心渾然天理其爲學也徹上徹下知之真便行之力窮理盡性至命一以貫之而已學者逐物求理深淺精粗自有次第而總以真實踐履爲本不然縱探索入微終於身心無益也

今學者精之言天道淺之好文詞至於動容周旋中禮則置而不學欲涵養德性變化氣質其何日之有

學者博極羣書豈不大好至於修身教家得位行道時

曾不能用其一二言此與不識字人何異
知與行微分先後却無重輕知之遂行之斯儒者為己
實學若終日求知終其身不見之踐履雖讀盡天下
之書窮盡天下之理總且流於虛誕非實學也
束髮受書便講忠孝究之君親間不愧心者幾人亦愈
知知之易而行之難矣
學必知之極明而後行之無誤固矣然此亦謂致知時
於凡天下之理不可使有毫釐千里之謬重於言知
非輕於言行也聖賢之學知行並重今日知今日便
行如謂行有待焉夫知固日新而不窮又安所得踐

履之候耶

以萬理而論知一理且行一理如知孝之理且行孝知弟之理且行弟是也以一理而論知一分且行一分如今日所知者淺且就淺處行明日所知者深再就深處行是也愚謂下學用功當如此

不知而行猶瞽者之無相倀倀何之矣知焉而不行猶耕而弗穫穫而弗食者也

自朝至暮不行一非義之事不蹊一非義之言不萌一非義之念此日乃無愆衾影

天地聖人一誠而已矣不誠則僞僞則百行皆非豈可

以入道

希賢希聖希天必以毋自欺為本萬事之非由於一念之妄妄者誠之反以誠除妄失之者鮮矣

掃除妄念當以道理勝之

君親朋友間雖分義各殊總以勿欺為本一言之不可践一行之或可疑欺之漸也欺不可以對友朋何況君父是故忠臣孝子信友終身皆内省之日也

為學莫先於辨志修身莫要於立誠

無欲而後心乃清明有容而後德乃厚重

水清則物無不鑑心清則理無不涵

心靜而虗自然天理流行一私不雜

主靜所以養心存誠所以養德寡言所以養氣慎動所以養身

天下快心之事莫過於為善惟其公而不私也故久於其中而無所害無所損者亦莫過於為善

君子為善非以祈福不為惡非以避禍也然六經言善惡必兼言禍福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又曰天道福善禍淫則以中心安仁者之少故聖人垂訓不得

不明且切也使天下皆有所勸而為善有所畏而不
為不善不亦化行俗美刑措不用哉若夫君子志於
仁則其心必淡然無欲乃純一而不雜

君子為善小人為不善趨不同而果於自信一也然小
人非不可為君子君子易其所守則小人而已矣吾
甚望小人之改圖而君子慎厥終也

天之四時首春乾之四時首元則是惻隱之心春氣也
此心充盈涵蓋無適而不然其即聖人仁天下育萬
物之心也歟

不忍人之心善之長也必涵養此心使之觸處沛然庶

知萬物皆吾一體而仁不可勝用矣

南齊江泌食菜不食心以有生意宋曹彬每冬月戒勿修葺墻壁謂瓦石間百蟲所蟄動之恐傷其生伊川在經筵聞哲宗盥漱噴水避蟻大喜古人好生之心無所不至益信暴殄天物縱口腹之欲者之非也

有惻隱之心而後可以愛養天下之人有是非之心而後可以鑒衡天下之人有辭讓之心羞惡之心而後進退行藏不失其正可以風厲天下之人

學者有志於聖賢且從倫物間一一體驗務求夫心之所安雖不能至亦將為名教中不自棄之人

韓子曰孔子之道羣弟子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顏曾大賢入道不同矣若子張子夏之或過或不及不又盷昭乎哉然皆不失其爲賢所謂性之所近者也儒者自當以聖人爲師而狂狷則夫子所取學苟不悖於聖人其從入之途且勿輕議

節取古人言行皆我師資而學之而無弊則必學術真醇忠孝信義之君子

學柳下惠之和較易學伯夷之清較難然而聖之和不敢學聖之清不敢不學也

聖人之所行凡人亦可行者吾從而師之雖不能至罔

敢越焉若夫達節行權在聖人則可凡人則不可者
寧師賢者之嚴不敢學聖人之大
事事奉古人爲步趨猶未免失之偏倚不愛古人自矜
才智竊恐湯軼於繩尺之外矣
取三代以上之英奉爲規矩權衡而步亦步趨亦趨焉
即不敢云接軫古人庶幾法乎上得乎中爾
理欲消長甚微日夕操存尚恐互見豈得放情溺志任
其往来耶
學問無中立之勢不進則退矣人品亦無中立之勢不
君子則小人矣微乎危乎

君子以進德爲榮不光輝則以爲恥小人以營私爲樂不盛滿則以爲憂

道德仁義求之斯得之故憚於求者非君子也富貴利達求之豈遂得之故皇皇而求者非君子也

不振迅則志日惛不檢束則心日放

體中倦怠時纔檢束此心便覺神氣一振乃悟莊敬日強安肆日偷之旨

多學多聞見易寡過寡尤悔難

悠悠忽忽不知寡尤悔之難纔一檢點此身但覺平生無往非過

好學當以衛武公為法省愆當以蘧大夫為師

纔覺過差即悔即改此最學問得力處

學者點檢此身受病在何處便及時痛自鍼砭勿使滋長斯勇於改過遷善者矣

周子曰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然則聞過有恥遂厚幸乎哉君子喜聞過不吝改過以庶幾於寡過弗之改何如弗之聞矣君子耻惡之積也則務屏之恥善之不有諸躬也則惟日孳孳焉豈徒赧於外怍於中而已耶吾又願聞過有恥者之實致其力也

商王不吝改過顏子不貳過蘧大夫欲寡過皆君子也

小人不然有過則文之而已矣

人能謹言慎動誠意省身上不難希聖希賢次亦可以寡過

程子曰君子不欲才過德不欲名過實不欲文過質爲己而不求於外者也斯用其言可以寡過

聾而耳目聰明闢見之間不用之善言善行豈不上負天心下同聾瞶

君子趨吉避凶爲善不爲惡而已矣盖其深自信者善與吉類惡與凶類之理至世之所謂禍福利鈍不暇計也

事當成敗利鈍之介不一動其心斯有過人之識

君子強為善不敢為不善而已非有所為也然福善禍淫却自不爽毫髮

小有所拂而憂投之以艱難其何以濟小有所獲而喜任之以遠大其何以勝

榮名天下至寶不自愛惜而寶金玉是猶棄商周閒鼎彝而日市近代瓦缶充玩好矣不亦悖乎

人即功業蓋天下亦分內事何可矜伐之有

德以謙而彌光才以歛而愈大

聖人無所不能而自視欿然今人纔有寸長早已外炫

吾不知其自待何等也

積功德如積貨財嗜問學如嗜芻豢攻尤悔如攻疹疾保名節如保班資勤勤勿懈其賢矣乎

有實學無令名於君子無所損實未至而名歸之則君子所大懼爾

聞譽言而不喜斯佞之者日以希而視聽無惑溺矣聞毀言而不怒斯規之者日以衆而左右皆箴銘矣

學術之是非人品之邪正衡論須俟之後世目前所謂是與正不足榮所謂非與邪亦不足辱也

事到至美處則舉世是之雖讐我者亦必輸心以為是

不能出一語相譏何也天下有公是故也行到至污處則舉世非之雖厚我者亦必交口以為非不能出一詞為解何也天下有公非故也

此生薄有樹立須護惜而謹持之肯積之數十年敗於一旦乎慎之慎之

進階遷秩絕口不言事會之來委之時命既無覬覦遂省煩憂拙者襟期故自小勝

閒居危坐必中有所主而後筋骸固而神志不撓

閉門靜坐胸中不妄經營可以養生亦可以遠害

吾儒言靜坐養生家亦言靜坐靜之歸宿不同而其時

心不雜氣不浮則一也心清氣歛既可以涵養德性則却病長年或亦理之所有

掃除一室使纖塵不入書策几硯位置清疎縱不歌咏先王亦覺襟期開朗

夏月酷熱時嘗對畫幅静坐細細尋邱壑之勝恍若身在山中林木交蔭不自知暑之屏跡心静而專故也用此法驅除妄念當亦觸境超然特無如作輟何矣

今日無賓客往来胸中亦無一事呼小童閉門拭几取架上書隨意繙閱有所會吟小詩一二首自娱倦則步花竹間茗飲數杯薄暮飛鳥歸巢孤雲變現對之

襟期洒洒官京師享此清福竟日殆難多得不必問
來朝之升沉顯晦也庚辰秋日書
余生六十年幸聞良師友之教稍知頗畏名義不致為
當世所鄙然自茲以往倘暮氣不振安知不為子孫
計田宅頓易其所守耶秋夜默坐甚慮之書此自警
兼示子姪
外至之物既失有時復得惟行一事而敗厥身名則如
覆水之不可返而駟馬不及追矣可不慎哉

讀書雜述卷三

山陽李鎧惺菴著

貞遇

練人品正學術須致嚴於進退取舍之介境遇最足以練人品貧至不堪而卒有所不為不謂之君子不可矣

舜與蹠豈不截然兩途然所爭止雞鳴時之一念利與善之閒入乎彼即出乎此辨之不可不早辨也

明明知有義忽為利誘此豈守不固耶正由當日止辨是非更不返求之身耳使辨是非時便期踐履抱義

之心自不移而趨利

為政莫要於別賢奸為學莫先於辨義利

非其義而有所不取非其道而有所不為斯亦卓然自
命可以任天下之重者矣

視外至之物輕然後重在我之禮義廉讓非僻之漸無
自而生

士必有固窮之節而後志趨高明他日當天下國家大
事亦能確乎不拔

懷刑君子之小心也固窮君子之大節也

世俗之所謂榮枯得失梭之輒為之動者由器小亦識

暗也君子樂天知命隨遇而安彼空際之浮雲倏忽變現又寧有欣戚於其間哉

貧富榮枯通塞得喪有天焉主之我固無如何也若夫從善不從惡爲君子不爲小人此則存乎我者天亦無如何也知有天而仍求之不智而已矣知在我而竟諉之無勇而已矣

胸次必常有瀟洒出塵俯仰自得之趣而後可以貧賤亦可以富貴

處貧約能以義命自安雖四壁蕭然胸次卻無一事不然怨嗟亦復何濟徒自擾而已矣

吾心本廣大却將一貧字横據於中那復能讀書學道能安貧乃能樂道若終日幽憂抑塞只欲驅貧賤使去招富貴使来此心求一刻之寬舒不可得去道奚翅萬里

陶靖節詩云所懼非饑寒然則古人所懼轉在不義之富且貴耳見道之言敢不三復

寒餓切身自是苦境然除却安心順受更有何法明知無法驅除而不能不戚戚於此是於寒餓外又增一境以自苦矣何益之有

小人溺於情昧於禮故止希富貴不耐貧賤貧斯濫矣

富斯驕矣至於濫盜且隨之至於驕亂且隨之先王
因人情為之節文防小人也若夫君子貧賤可也富
貴可也無所往而不自得禮豈為君子設哉
人苟欲決計為君子自然去貧日近去富日遠蓋君子
於義利公私辨之最審必不能取非其有日新月盛
以至於富彼小人者知有利而已志專氣益術巧計
工無惑乎其能富而不能貧也
君子亦有富者大抵在下則務本勤儉在上則位高祿
厚錫予稠疊所致斷未有取非義以自肥者故自古
君子貧其常也而富者恒寡

崇高富貴藉勢秉權君子之不逮人十常八九若夫匹夫匹婦聞其名而敬恭孝子慈孫稱為父祖而色不怍彼人之讓君子或亦多矣

士大夫起家寒素雖久歷仕途原無可致富之理衣食粗給且須守分若欲他營吾恐生計未必充而行檢先敗也

學者今日安貧他日富貴時措施必有可觀

富貴固人之所欲然亦未必得之則生不得則死何以求之者之不少寧處耶究之得之者不關求求亦不盡得也其如此命焉何哉

不富貴我之生平固在也為富貴而喪其生平其何以比於人得失輕重本自瞭然奈何弗之察也

今日貧賤安知不他日富貴委之時命富貴未必不来極其經營貧賤何嘗竟去祇覺心逸者之日休心勞者之日拙也

此生幸不至寒餓有何不足而寸心常自勞擾

學不足以合天愧於天亦多矣天則何負於我而怨之邪道不足以濟人怍於人亦多矣人則何負於我而尤之耶

君子素位而行斯無入不自得今人戚戚於貧賤所以

求富貴者百端不自得可知已迨富矣貴矣喜其來又憂其去而身以及子子以及孫勞苦經營視貧賤時愈甚何惑乎終身無自得之一日也

君子之所憂者三境遇之通塞不與焉行不日修可憂也學不日進可憂也有官守言責而道不行可憂也若夫境遇之來有主之者君子不能自爲政也奚暇舍其所可憂而用心於不必憂

貧賤而不知有命不可以富貴者也一朝富貴勢且侈淫以敗度甚則驕橫以危身富貴而不知有命不可以貧賤者也一朝貧賤勢且潦倒以戕生甚則怨嗟

而賈禍君子知有命而安之故履貧賤若坦途視富貴若傳舍又焉往而不可

富貴利達未有以智巧得之者有之亦命也今不以其不安義命為機乃尤而效之以兾萬一之或然不得則徒勞得則其命之固有而無所加也亦惑之甚也已矣

道之行不行有命豈人生之升沉通塞獨無命耶知之真信之篤何憂何懼不然日擾擾於升沉通塞中盖不勝其憂且懼而卒無如此命焉何也不亦徒勞矣乎

貪人皆愚人也老而貪不止愚之至矣以為自娛樂耶
未曰幾何顧為此千歲之計以為遺子孫耶人生貧
富有命我子孫何獨不然彼幼而貪猶當以義命教
之乃代為營營曾不少休乎故曰愚之至也
觀王文格公囊澤長語所記籍沒劉瑾朱寧家貨財珍
寶至不可籌而卒以敗然則多藏罔不亡後人猶黷
貨不厭若踵其覆轍也者可悲也夫
元載家胡椒八百石當時以為多朱寧則三千五十石
矣後人善行每不逮古人黷貨顧不啻倍之貪風日
甚一日於此可見

遲鈍之人忽希捷獲才智旣不相副心手亦不相謀而妄念一萌鬼神且從中愚弄豈惟非分卒不可得且往往求福適以賈禍則何如自甘遲鈍之爲愈也

天下惟忠孝廉節卓乎維持名教者不可讓人若夫爵秩之崇卑貨財之豐約與此身有何關涉頣汲汲皇皇不憚攘臂赴之邪疾趨易蹶可憂也即或榮利終身亦覺意味有限

學成而不一試與試焉而不竟其用皆命也君子於此益純其學以俟命而已欲速而妄希非分奚益耶即有時希之倖獲進不以正欲其終之不敗亦難矣

不能忍饑寒易至於失節不能忍嗜慾易至於戕生忍之時義大矣哉

貧不致竊賊不致干此恥心爲之防耳此心一失繩墨蕩然勢將無所不至

天下可愧恥之事甚多但恥榮利通顯之不若人亦誤矣

有理義以悅心自不恥惡衣惡食

循理樂善心自寬舒君子長者之前亦無愧怍

知榮枯有命而任之不但身心閒靜亦可以消禍患之萌

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樂莫樂於此矣舍是而別求

樂吾恐樂之中不無可憂

余通籍近四十載未有寧居負郭亦無百畝親朋每為

余念之然頗知此事之不可強未嘗敢戚戚也